

X272

SP4w

羊城馬王



羊城丐王

苏方桂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羊城丐王

苏方桂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插页 21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370册

ISBN 7-5360-1197-0/I·1063

定价: 4.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苏方桂的新著。小说以微妙的笔触、独特的历史视角，描绘清末辛亥革命这一震撼中外的历史壮举中的一个侧面——洪门丐帮在革命者的启引下，在广州参与抢回七十二烈士遗体的事件。号称“神相丐侠”的秦起凤出自洪门。他依靠帮派势力，统一了广州四路丐帮，登上了丐王宝座。他恪守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倚仗同官府、警署、巡防营、尼姑庵以及洪门各路师爹织成的关系网，在革命党人的感召和组织下，热情地投入反清活动中。这位丐王多谋善断，料事如神，在南国羊城这个人生大舞台上串演了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尚还俗、妙尼侦探、名捕奇谋、乞丐侠士、“千佛手”拚命、智取遗体……情节离奇，引人入胜。全书在大背景、大场面、大曲折之中，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本世纪初广州的风云舒卷之色，从中可窥得作家的独特风采。

目 次

第一章	蝴蝶洞中风流债·····	1
第二章	骗子师爷·····	27
第三章	神相初探乞儿国·····	49
第四章	槟榔仔虎穴潜身·····	72
第五章	智破“千岁府”·····	97
第六章	名妓与妙尼·····	121
第七章	大刺客燕塘行刺·····	146
第八章	两个如此相似的美人·····	169
第九章	荣华富贵多可怕·····	196
第十章	乞丐侠士·····	219
第十一章	“女堂倌”卖友·····	240
第十二章	捉妻换妻·····	262
第十三章	秦起风血染珠江滩·····	289

第一章 蝴蝶洞中风流债

青年和尚凡了，肩上背着个蓝布包袱，手提一根铁梨木禅杖，心情激动地奔向那风光旖旎的蝴蝶洞。

蝴蝶洞是罗浮山一个有名的去处。相传麻姑在罗浮山修行成仙，肉体飞升，她的衣服片片飞散，化成罗浮大蝴蝶。每当春末，大蝴蝶会聚蝴蝶洞，似一片片流动的晚霞，又如一朵朵灿烂的锦云，成为罗浮一大奇景。

凡了用木杖拨着带刺的茅草，踏着布满砂石的崎岖小路，爬上一个石台，停下了脚步，用袍袖擦了擦额上的汗珠，眯缝着眼睛向对面山腰看着，颊上的肌肉抖动了两下。

他刚刚二十岁，骨架还没有长实，因为从小习武，练得胸宽腰细，腿长臂坚，身上的肌肉块块隆起，当他脱去僧袍，裸露肉身一站，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青铜武士媲美，有一股使年轻妹仔心神摇荡的魅力。他的相貌也相当英武，剃过不久的头顶在阳光下闪着青光，戒疤像两排黑瓜子一般显眼，微黑的皮肤，浓浓的剑眉下是一双眼角稍稍上吊的凤眼，目光如水，光芒四炸，额下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反而使这张英气勃勃的脸显得更为生动。

对面山腰上就是蝴蝶洞，时当盛夏，洞外蝴蝶不多，但花树交杂，尤其是那又名金荃花的蝴蝶花放得正闹，金瓣紫蕾，微风一过摇荡欲飞，有如蝴蝶翩跹。洞口一左一右各有一棵凤凰木，正开着灯红火爆般的花朵，枝叶相搭，筑成一个绚丽多彩的拱门，又如绿色门楣上挂着宽宽的红绸，一片热烈的喜庆气氛，向凡了展露着诱惑的笑靥。

凡了的心急骤地跳荡起来，他突然扬起双手，面向西方跪下，喊着：

“佛祖啊，菩萨呀！你让我下地狱，下油锅吧！弟子凡了不能侍奉你们了，我这个佛家弟子今日起还俗脱离佛门，甘愿受罚！”

喊过之后，他叩了三个头，跳起身，飞奔而下，像一股旋风般跑向蝴蝶洞。

洞门口站着一个年约十八岁的美丽的妹仔，用火热的目光迎接向她奔来的凡了。她叫江阿蝶，山中酥醪村人。

罗浮山麻姑峰下有一块巨大的青石，每当朝阳初升，日光照射，光华闪闪，当地人叫它“麻姑妆镜”，山姑长到十四、五岁，便结伴到青石前照容，据说照过后她们会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美丽了。这虽然是一段神话，但因为山青水秀，风光奇丽，陶冶得山村妹仔比别处漂亮些也是事实，而江阿蝶就是这些靓女中的顶儿尖儿。

她像六月的荔枝一般新鲜、甜蜜，那一双大眼像山中的桃花溪一般波光潋滟，更难得的是她有一口令山姑们妒嫉、羡慕得心疼的贝齿，又整齐又白亮，露齿一笑，瓷光闪烁，什么珍珠、钻石都黯然失色。

她今天显然是刻意打扮过了，粗粗的辫梢上扎着鲜亮的

红绳，半新的红色短衫，葱绿的裤子，穿着绣有彩蝶的花鞋。她脸孔红扑扑的，见凡了来到面前，垂下了眼帘，睫毛像蝴蝶翅子一般，遮住了波光闪闪的眼睛。

凡了呆呆站在她的面前，胸脯急骤起伏着，出神地看着她的面孔。

“拜天地的东西，你带来了么？”她抚弄着辫梢，声音轻得像蜜蜂叫。

“带来了，带来了……”他手忙脚乱地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一对红烛，一把线香，打火燃着，插在一堆沙土上。

他小心地扯了扯她的衣襟，说：“来，我们拜堂吧！”

二人并排跪下，没有司仪，凡了轻声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礼成……”

二人对着叩了头，凡了一把拉住她的手，说：“阿蝶，今日起，你我就是夫妻了！我要对得起你，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我也是……”阿蝶身子发软，倚到凡了的怀中。

凡了站起身，一把将阿蝶抱了起来，走进了蝴蝶洞。

洞子不深，却像厅堂般宽敞，外面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洞内却十分凉爽。洞中铺着一层厚厚的香茅草，散发着新鲜的、沁人心脾的清香味儿。这是凡了事先准备的。

他将阿蝶轻轻放到茅草上，她不敢看他，听到了他那粗重的喘息声，喘息声带有一股野性的腥味，使她惊喜，使她恐惧，使她血液奔涌，使她一阵阵眩晕。

他甩掉了僧袍，露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肉，慢慢蹲下了。

神思恍惚中，她似乎看到一只硕大无朋的古铜色蝴蝶，扑到一朵刚刚开苞的娇嫩的花朵上，吸吮与花蕾相接，热切

地吮吸着甜美的花蜜。它吮得如醉如痴，翅膀并拢了，颤抖着，长长的蝶须激动地晃动着。

那柔和的折磨，那略带苦涩的甜美，使她灵魂飘摇起来，飘摇起来，似乎飘上了罗浮最高峰飞云顶，啊，她看见了什么啊？她看见了那难得一见的“云斗”！

曙色熹微，云如万箭从山峡石隙中飞涌而出，风雨驰骤，四山摇荡，峰峦浮动，岩岫漂流，似乎可以听到隐隐的战鼓声，号角声，马嘶声，刀剑撞击声。红日跃上东山，金光煜煜不定，将云海镀上一层金彩，风停了，云絮缓缓飘游。阿蝶觉得自己掉进厚厚的云絮之中，被云絮紧紧的包裹着，挤压着。云絮中有着细细的水珠，沾在她的鬓发上，面颊上，口唇上，满身的每一个毛孔上。那水珠带有令人销魂的咸味。她用舌尖将这咸味舐进嘴里，闭着眼睛品味着。

凡了的喘息声平稳了，身子也移到香茅草上，阿蝶慢慢睁开了眼睛，看着俯身看她的凡了。他脸上带着汗渍，眼中的光线似乎在变幻色彩，或黑、或蓝、或灰，光线落在她的脸上、身上，像柔软的毛刷，抚摩着她，她又是一阵心热，一把搂住他那粗壮的脖子，将他的头拉进自己的怀里，在他的额角上、戒疤上狠狠亲着。

她枕着他那强壮的臂膀，手抚弄着他的稀疏的胸毛，喃喃地说：

“你可是答应过我，把我带到远远的地方去，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你答应了我，你不能反悔！你敢反悔，我就……”

她一口咬住了他的臂肌，不肯松口。

他抚摩着她的眼睑、鼻扇和柔软的耳垂，心中流动着暖

暖的、甜甜的水流，说：

“佛门不打妄语，你放心……”

她“扑哧”一声笑了，说：“你还是和尚吗？如果是和尚，你可是犯了戒律了！”

他也笑了，说：“是你引得我坠落红尘，可是我甘愿，我一生一世都护着你，哪怕要舍弃性命。我对天立誓！”

“我信你，我信！我想睡一会。”

“你睡吧，我守着你。”

她闭上了蝴蝶翅子般的眼睑，打着细细的鼾，真的睡着了。

他也感到倦怠，却因为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往事纷至沓来，奔马一般在眼前闪过。

二

他不知自己是何方人氏，他是随着阿婆逃难到罗浮山来的，他只知道自己的俗家名叫秦起风。阿婆倒毙在罗浮山宝积寺外一棵大榕树下，丢下他这个“嗷嗷”哭号的孤儿，那年他六岁，被人收养，长大后又被送进了宝积寺。

宝积寺是个破败庙宇，山门已经倒塌，香火稀少，只有悟善一个僧人，三尊菩萨，师徒二人住在神殿旁的一间偏厢里。

悟善给秦起风起了个法名凡了，从此这破庙中似乎有了一丝活气。悟善白天教凡了诵经识字，夜晚教他武功。

悟善曾是嵩山少林寺的武僧，武功高强，他教给凡了少林拳术、轻功提纵术和点穴功。

凡了习武十分刻苦，而且悟性极好，深得悟善的欢心，

便悉心指点、教授，使凡了的武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宝积寺香火稀少，师徒二人除了化缘，给附近的村民打斋做法事获得一点布施，他们还在寺前开了一片荒地，种上青菜、番薯，倒也可以勉强糊口，不致冻饿，但那生活的清苦，却也可想而知。悟善来自嵩山少林寺，据说是唐王李世民降过圣旨，允许少林武僧食荤，所以他不戒斋，吃肉喝酒，但罗浮山的和尚却没有吃荤的，为了掩人耳目，能够参加打斋得到布施，吃肉都在深夜。师徒俩打到野兽飞禽，到夜静更深才烹制享用。

凡了曾随悟善出山云游，到过广州、佛山，山外的花花世界使凡了眼花缭乱，尤其是看到那些富商显宦之家的荣华富贵，更使他凡心大动，曾默默思忖：“人生在世就应享受人间的快活，为何要修什么来世？人死后是个什么样儿谁也没有见到，苦苦修行一世岂不是白到人间一遭？”

自然，他这个念头只在心中转动，不敢对师父说，但这个念头一动，那佛法可就不起作用了，回山后虽然每天还照旧随师父念佛诵经，那经文却如水过鸭背，哪里能浸到血中肉中？

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但人世间又是那样不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达官贵人穷奢极欲，小民百姓啼饥号寒，受尽苦难，这又引发了他的另一个念头，自己如果有力回天，就要铲尽人间不平，解救众生苦难。

这一年凡了十九岁，悟善得了重病，先是下痢不止，后又连续吐血，瘦得皮包骨头，卧床不起。凡了对师父尽孝，每日亲捧汤药侍候，给师父端屎倒尿，擦身抹脸，熬粥煲

汤，但看来七十三岁的悟善已到了寿限，病情丝毫不见好转，日重一日。悟善自知自己活不多久了，一天，把凡了叫到床前，喘息着对他说：“凡了，为师的日子已经不多，有些心事要告诉你，你且靠近一些……”

“师父，你老人家身有武功，偶患小病何必说出这不吉利的话来？你要安心静养，有话待病好后再说，以免劳神。”凡了安慰说。

悟善摇了摇头，说：“人没有不死的，武功再高也无法长生，我已病入膏肓，自己心知肚明，这段心事再不告诉你，恐怕就来不及了，你且走近来……”

“师父！”

“凡了，过去我教了你经文和一身武艺，但你却不知为师的来历，为师年轻时在少林寺出家，学得一身武功，后因犯戒被逐出山门，流落江湖，结识了许多三教九流的英雄豪杰，后由人引导，入了洪门。”

“洪门？”

“是，洪门。这是江湖上一支以反清扶明为宗旨的秘密大帮。是康熙年间由少林僧人殷洪盛创立，又叫鸿帮、红帮，入了帮就要誓灭满鞑子，扶助明室中兴，复我汉家江山礼仪，为师曾参加过徐保山的反清起事，失败后弟兄们星散各地，受到官府通缉，为师为避祸隐居罗浮山，多年来，虽然也有数批洪门兄弟来联络，但为师都没有出山，一者因你还年幼，二者因时机没到，冒然参与起事，只能惹来杀身之祸。如今，清朝气数将尽，官府腐败，民怨沸腾，天下即将大乱，正是我洪门起事之机，可惜为师已经年老，又加重病缠身，恐怕不久于人世。为师把这段心事告诉给你，是要你在

为师去世之后，立即出山，到江湖上联络我洪门弟兄，誓灭清朝，复我明室，你可愿意去做？”

凡了跪在地上，叩头说：“师父，徒弟愿意。可是那洪门既是秘密大帮，徒弟又不认识他们，可怎么联络呢？”

“这个，为师自然会教导于你。那梁上有个木匣，你取来给我。”

凡了顺着悟善的手指一看，见梁间缝隙中有一个黑色小木匣，与屋梁的颜色一样，不是师父指点，他从没注意那里放着个木匣。他搬来一张竹凳，踏上去把木匣取了下来，双手捧着递给了悟善。

悟善哆嗦着将木匣打开，取出一个红色布卷，展开布卷，凡了见上面写着：

四海水、仁义堂

内口号：义重、桃园

外口号：英雄、克立

另有一首诗：

仁义堂上一把香

五湖四海结鸿帮

天下英雄齐聚义

天清扶明兴汉邦

悟善指着布片说：“这叫票布，你要好好收藏，除非重大关节，不得轻易示人。到了江湖上，要想知道对方是不是

我们中人，有几种方法，一是看绳结、巾结、带结、辫结，我们中人的结子有特别打法，从结子上不但能分辨出是不是洪门兄弟，还能分辨出他在门中的辈份职位高低，结子的打法待我慢慢教你。到了茶馆酒楼，可以摆杯、碗阵来与同门联络，阵有二十几种，不同阵法都有不同的含意。同门兄弟见了你的阵法就会上前与你搭话。再就是见面时对答帮中密语、诗句，这些，也待我慢慢教你。我洪门兄弟义字为先，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了何种难处，或是少了盘川，或是患了重病，或是受人欺压，只要联络到同门弟兄，他们就会为你排难解纷，帮你报仇雪恨。”

凡了听说入了洪门竟有这么多好处，心中高兴，面露喜色，接过票布说：“师父，我有了票布，就是入了门啦！”

“本来没有这么容易。”悟善叹了口气：“入我洪门要开香堂，祭拜关圣、岳王，有人引进，有人保举，斩鸡盟誓，背戒律十条，违了戒律，定斩不饶。然后还要排辈份，分大小，拜师叔、师兄。可如今，师父重病在身，一时又找不到师门，只好一切从简，给我叩三个头，再当空叩三个头，就当你拜过了关圣、岳王，盟了誓，算你入门罢了。”

凡了便按悟善的指挥，给师父叩了头，当空叩过头，跟着师父一句句念了誓言：“我既归洪，扫清扶明，心坚意坚，若有三心二意，或是勾通马勾（官府），或是私卖梁山，或是不仁不义，或是欺师灭祖，或是以小压大，甘受炮烙雷击，甘受刀戳斧砍，死无葬身之地！”

凡了盟过誓，悟善又说：“你如今就是洪门中人了，要记住帮规，犯了帮规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呀。还要记住，为师是仁字辈，你是礼字辈，将来到了江湖上，一排辈份如果你

为长，人家敬你，人家为长，你要敬人。今日为师累了，明日再教你打结、碗阵和密语吧。”

从那天起，悟善只要精神好一点便教给凡了洪门的各种规矩。凡了本是个聪明人，记忆力又好，很快便把那些规矩、密语牢牢记住了。

悟善一天比一天衰弱，又拖了二十余天，双眼一合，撒手西去了。咽气前，悟善又告诉凡了，罗浮山冲虚观有个老道，名叫五峰，也是洪门师爸，有急事可先同他联络。凡了大哭一场，到山下村中化了一口薄板棺材，将师父入殓了，他打算守孝百日，便出山去，联络洪门兄弟，干那反清复明的大事业。谁知，就在这时他遇上了江阿蝶，竟把他的脚拴住了，也因江阿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三

罗浮山酥醪村附近，有个地方叫“仙人煮石处”，山上高挂一条白亮亮的瀑布，腾跃曲折，飞跳六七级石台，轰雷溅雪，蒙雾擎烟。瀑布跌下山脚，有一个巨大的水潭，瀑布入潭处，水花沸白，高喷数尺。潭口出水处，有一方丈大小的漩涡，水流急转，升起一缕缕银白色的云雾，云雾袅袅上升，在山腰围成一条宽宽的玉带。玉带上下飘忽，时宽时窄，幻化出千百种形态。传说八仙曾在这里煮石，变成云雾，罗浮云海都是从这里煮出来的。

潭中的水向下缓缓流去，在半里之外又形成一个小潭，潭水一平如镜，纹波不兴，只有半人深浅，周围杂树丛生，繁花满岸，名叫“姑娘潭”，妹子们常在潭中沐浴洗身。山

村的小伙子都很自觉，不但无人到潭中戏水，也无人敢到附近偷看，因为当地有个神话传说，说是女仙麻姑当年在潭中沐浴，一个牧牛的小伙子偷看了，不久那小伙子的双眼就盲了。又传说小伙子敢来，一辈子都要行衰运，因此，这儿成了男人的禁地，走到附近，远远就绕路而行，绝不靠近。

凡了虽然也是男人，却是和尚，没有人将禁忌告诉他。

一天，黄昏前，他到麻糍村去给师父取一份供品，见天色将晚，贪近路，从“姑娘潭”经过，忽听潭中有水声，他一时好奇心起，拨着杂树野花，悄悄走到潭边，身子隐在一丛野蔷薇花下，向潭中一看，就像被仙人行了定身法，眼睛直了，心跳止了，灵魂儿凝固了。

潭中有一个妹仔正在洗浴。她坐在水中，上半身露出水面。披散开的乌发湿淋淋的，滴着亮闪闪的水珠，两条白藕样的玉臂，左右挥动着，撩起一片片水花。胸前那两个白白的小馒头，各镶着一颗乌亮的紫葡萄粒儿，不时在水花中隐隐现现。这时，夕阳的余光透过花树，正照射在她的面上、身上。水花时而跃出一片七色虹彩，她像睡莲一般娇艳，姹紫嫣红，一口瓷亮的贝齿，与水光互相辉映，射人眼目，使人意乱神飞。

最初的一阵惊愕过后，凡了只觉得有一把烈火猛然在自己的五内燃烧起来，双眼被烧得赤红，身子像风中树叶一般颤抖起来，他双手抓住野蔷薇树干，竟把那小树的表皮抓脱了一层。他长这样大，是头一次看到女子赤裸的肉身，这肉身的诱惑力是那样巨大，像一颗炸弹，把他十四年来一砖一石砌起的佛家殿堂一下子轰倒了，崩溃了。

那妹仔浴罢，从岸上扯过一条长长的布巾，将身子一围，

只见白光一闪，她像一条白色的大鱼跃上岸去，钻进树丛中不见了。

潭中漾起一圈涟漪，涟漪慢慢扩展着，变成小小的浪圈，浪圈来到凡了眼前，拍着沙岸，发出细碎的响声，像有人贴着他的耳根，囁囁地向他诉说着什么。

他轻轻移前一点，捧起水，贪馋地一口吞下肚去。这水似乎与他喝过二十年的水都不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他倒退着钻出树丛，快步走到村路上，隐身一片竹林之中，他要等待那妹仔回来。

阵阵脚步声传来，她从山路上走下来了，浴后的妹仔，像水洗过的珍珠，洁净、明亮、耀眼。她穿一身黑色裤褂，裤腿只及膝盖，赤着双脚。她的头发已经半干，被晚风吹拂着，像一片黑色的云丝，在明月般的脸庞前飘动着，使明月忽明忽暗，撩拨得凡了的心一阵一阵疾跳。

她走到面前了，凡了这时才真切地看清了她的容颜，先闯入他眼帘的，在他心上打出一生难忘的印痕的，是她那整齐瓷亮的贝齿。她走得有些急，额上挂着细小的汗珠，双颊带着红晕，嘴儿微张，编贝外露。再次才是那盈盈溢水的大眼。胸脯起伏，一左一右微微高起处，随着匆匆脚步，似乎在颤动。

凡了的身子又被火焰包裹了，他用了很大力气，才使自己镇静了些。他一步迈出竹林，双手合十，微微低头，轻声说：

“阿弥陀佛，女施主问讯了。”

赶着要回家的妹仔吃了一惊，不由退了一步，抬眼一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年轻的和尚，高大、雄壮而又英俊，宽